

## 我的一生

作者：李宗寒（上海）

(上接2015年2月20日第8版)

## 解放前夕

有好几天我都因为被困置着而感到不安，还时刻怀念着在江西乡下的两个孩子。

八月一日是我的生日。那天应镠突然显得比平时更关心我。问他为什么，他笑我“闲得发慌了！能有什么事呢？”和几个朋友一起吃了晚饭。才回家，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去杭州的汽车票，告诉我家里涨了水，两个孩子都有些不适，他相信我是愿意回去看看的。第二天清早我就去了长途汽车站，绕道杭州回江西去了。

这是一段很艰难的旅程。

在杭州一个朋友家睡了一晚，他们为我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不能直达。以后每天的票都要一早排队买。铁路炸断了，很多地方正在修复。

在车上我认识了一个个子很小的姓熊的女孩。她才从英国回来，是去南昌看望她的家人的，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中年妇人，是她的姨婆。这天我们坐在铁蓬车的门边聊得很起劲。我满心都装着两个孩子，她讲她回国后的观感，各说各的，但也很投合。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接触。后来在电视里见过她，那时她是北大的教授。

车子行到赣江边，旅客被告知桥被炸断了，只能用小划子把我们分批送到河对面，等南昌方向开来的蓬车接我们。我实在太累了，到了对岸倒在江边的草地上就睡着了，带的行李——一个比一本64开的书大不了多少的小铁皮箱就枕在头下。南昌方向开到江边的铁蓬车到了，熊女士和另外几个旅客就叫了起来，把我叫醒。催我上了铁蓬车，大家才放下心来。不用太久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们了。

落脚在南昌的姐姐家。她告诉我，家乡发大水，明天去河下找个木船回去，今晚就好好休息一宿。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只能听从这个我十分信任的姐姐的安排，可心如火燎。我等不到天亮就跑去河边。船找到了。是为了我身上的香云纱旗袍和手中提着的小铁箱，摇船的人说，你不让进船舱我就不敢让你搭船。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我就一路安安静静地躲在船篷下面。这让我意识到战争带来的极度贫困和社会的动乱。

船到大塘的大宅子前，大水已封了门，人只能从

墙头上的小窗子爬进去。我那时已不顾一切，仗着胆大，人也灵活，就从一个半人高的气窗爬了进去。婆婆正在油灯下缝补着什么，看到我就又哭又笑。太婆睡了，婆婆叮嘱我动作尽量轻些，不要惊醒她老人家。大的孩子睡在婆母身边，小的睡在床对面的一个柜子上，都挂着夏布帐子，离床远些的地方还点着土制的蚊香。大孩子睡着时是不准别人碰的，我才抚了一下他的头，他就叫了起来。婆母告诉我，他就是这样，不许别人打扰他的睡眠。小女儿已惊醒了。我伏下身去，她伸手摸摸我的脸说：“妈妈哭了，不哭！”大热天，在浸水的屋子里，大孩子下巴上长了好大的一个疖子，小女儿腰上也长了小拳头大的疖子，她瘦得厉害。我就在女儿身边睡下。很累，却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才看到十分消瘦的太婆。她第一句话就说：“把孩子接走吧，你妈妈累得不行了。”关于自己却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两天才找到船。船摇到涂家埠，搭上火车，一天不到就可以到南昌了。

到了南昌，给孩子治病是当务之急。姐姐不顾天热，事情又多，天天陪我去医院，并设法打听车船的行程。我们终于踏上了归途。当火车平稳地开过已经修复了的赣江大桥时，我激动得流下了泪。小女儿又抚着我的脸颊说：“妈妈，不哭！”

到家那晚，儿女们都入睡后，应镠把这首诗默默地塞在我手里。

“半年四度劳车马，迢递征途两地心。  
儿女几曾系归梦，田园虽好亦沾襟。  
哀余偃蹇无长策，累你沉吟入暮砧。  
愁绝一楼风雨夜，前缘如海涌駉駉。”  
读着这顶纸，我深信今后生活会一天好似一天。  
小女儿的身体也会一天天好起来。  
生活会给我们满足，给我们希望的。天亮了！

## 从高桥中学到师资培训班

解放初期，物价稳定，日子过得没有那么窘迫。我经人介绍，在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国文。两个孩子已经接到了身边，在附近一个幼儿园上学，有一位保姆接送。路很近，也少车辆，我不用操心。应镠一解放就去了高桥中学，当上了校长。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创意的工作。

为了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还任市内两个大学——光华、政法学院——教政治。每星期，我们都能聚在家里一、两天，和朋友们议论生风。带孩子去街上玩，也是常有的事。日子如果能这样过下去，我会很满足的。

但房子不是我们的，我得考虑找房子的事。在上海找一间房子，那时少不了廿两金子，房子已越居“五子”之首了，我们可连一星金子也没有。后来，周先生接受了董必武的邀请，决定从香港返回大陆。他虽没有说让我们让房子，但我们不能长期赖在老人家的家里呀！我和应镠商量了多次，决定写信给我的老师曹日昌，请他为我在北京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找一个工作。曹先生同意了，说学心理的人不多，包括在校的学生，不到二百人，同意我去北京，在心理研究所儿童观察室工作。信里还附上了聘书和以后工作的待遇等。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做的工作是自己的专业。但上海教育局找应镠去谈，师专正在筹备，应镠是教育局需要的人，是内定的历史系主任人选，在教务主任没有确定前，还要兼任这一个职务。他们把我也调到高桥中学教语文。那时，不接受这个安排，是不可能的——一切服从需要，个人的得失是不容考虑的。

在一个残留着很多旧观念的社会里，夫妇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其中一个又担任着领导，肯定会有很多麻烦。虽然已有了心理准备，要来的总会来的；但后来会碰到这么多麻烦，确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我是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但在一些留用的老人和年轻的政工人员的心目中，我却成了享有特权的人了——一个类似管家婆的校长太太。租了女生宿舍旁边的两间小屋子，要付比其他教师高许多的房租。两间小屋只有朝南的一排落地长窗，没有一个可以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的窗子，找人来开个窗子，就要付抵赔校产的罚金；我是新来的教师，在私立中学时，月薪较高，现在定为十八级，在他们看来，还是享了特权；副校长指定我做公开教学，几位老先生听了课，就相互递条子，叹息：“无懈可击，奈何！”他们原来是来挑剔的。大多数教师，对他们这类活动是持否定态度，不予支持。但我身临其境，却难以承受。我的无牵无挂的日子，至此结束了。

没有这些麻烦，这一段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很舒心的——学生都很喜欢我，丈夫和孩子们又都在身

边。学生中，除在高桥本地居住的，大半住在宿舍里。我的那两间小屋子，与女生宿舍一墙之隔；我几乎每天，甚至一天两次，去她们宿舍转一转，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问问她们的忧喜。空闲时在校园里走走，遇到自己班上的学生聊几句。大儿子十分淘气，被学生从流经校园的河里不知捞起过几次！事发后，孩子既惊惶又得意的神情深深地印我的记忆里，又生气又怜爱，直到今天还心有余悸。校园里，有的是浓浓的师生情谊，没有白色恐怖之下的惊恐慌，没有朝不保夕的焦虑，使我感到在高桥的两年里，日子过得很安宁，心情也愉快。我真觉得可以当一辈子教师了。

两年中，和我最接近的是两届高二、高三的学生。担任了这两班的语文和其中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课余还和他们一起办了壁报，每期画上一两张插图。离开了二十多年后，我参加过一次校庆，还看到了几期保存完好的《文学报》和那上面我画的插图和刊头。

在高桥中学和师专教了两年多，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对应镠认识得更深了。除了浓浓的爱，又多了些年轻的人对长者的敬佩（其实他比我大了不到四岁）。

在高桥，应镠除了上课、读书、办学外，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学校的恢复和建设中。

他才去高桥时，我还留在上海，家里的开支都由我负担，他没有把工资带回来过，大部分投入了图书的购置。和他情投意合的教师们，也捐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来购置图书。短短几个月，图书从约七百本小册子增加到几万册书，还有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大部头。副校长顾芳三、总务主任黎尚曙都根据各科的需要，自己掏钱购买文史、理科的参考书和读物。本属于图书项下的经费，则买了马列的文集和国内领导人的著作。

解放前，金圆券危机到来时，应镠兼课的法政学院，不是发的货币工资，而是白米和龙头细布。应镠将存下的这些东西，都按建校时的需要，拨做建校经费使用。我记得，高桥中学礼堂的天蓬和幕布是以一匹龙头细布换七十五尺紫红布的比价买回的。学生课后投入建校劳动时，应镠总走在他们前面。掏泥沙，打通流经学校的小河，挖深校园内的一个池塘。把原建在它上面的一座八角亭修理得整整齐齐，用作音乐教室。在旧建筑中找到可用的石料，打磨整齐，造了跨河的小桥。

用这个旧花园改造成校园已经不易，还要派他和总务主任一起到教育局属下的工专，整顿、修建那里的校园。他好像成了流动人员，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去什么地方。上海教育局出过一本书，称他是上海当时十二个公立中学中的四位学者型的校长之一，也没有忘记把他称为一位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有办学理念、的校长。就在这五年，他把自己最有活力、最富有创新的理念、精力最饱满的岁月奉献给了这个中学的建设。

五四年夏天，我们离开了高桥中学，一起调到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那时师资很缺，（或许有偏见，认为只有思想进步，“政治可靠”的人才能当教师。）我的单纯的过去，和正规的学历，就成为最适合的条件了。于是，去北京科学院的梦就结束了。师专成立后，我就在中文科教现代文学及写作，兼任了俄罗斯文学的教研组长，直到五七年夏天。

——待续——

(本报对本文拥有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 电影文学小说

## 墓碑镇的中国玛丽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

(上接2015年2月20日第8版)

## 第二十五章

## 屠华工，威尔逊放火烧工棚

夜深了，玛丽和翡翠在饭店的关老爷神位前。翡翠从抽屉里取出几根香，划根火柴，不知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火柴熄了，翡翠又划了根火柴，这次才点上香。

翡翠和玛丽双手合十，嘴里说着：“愿关老爷保佑矿工们的在天之灵。愿卮世五阿华和矿工们平安归来，愿菩萨显灵惩罚威尔逊。”

这时，餐馆的门被咣啷撞开了，世五和阿华跟踉跄跄地架着老顾进屋来。翡翠上前，赶紧把大门关上。待转过身来，翡翠叫道：“世五，怎么了？”

世五和阿华把老顾放在长椅子上，两人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玛丽见状，知道大事不好，连忙问世五和阿华：“怎么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阿华泣不成声：“老板娘，都死了，他们都被烧死了。”

世五擦了擦眼泪，将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玛丽听了几乎晕倒了。翡翠急忙倒了几个凉茶，给他们和老板娘喝。

玛丽稍稍镇定了一下，说：“我们怎么办呢？”

翡翠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报案，我和阿华去欧普那里报案。”

玛丽虽然十分悲痛，不断自责，但是逝

者已经不能复回，痛定思痛，重要的是如何报仇，不能让刽子手逍遥法外。玛丽同意翡翠的提议。

翡翠和阿华去欧普的警察局。玛丽安排老顾和卮世五住在一起，自己感到心力憔悴，十分劳累了，便回家了。

玛丽回到家的时候，阿龙躺在摇椅上，玛丽见他自己已经洗了脚，脚水还没有倒掉，她就端起洗脚盆，将水倒了，自己往脸盆里倒了一些水洗脸洗脚。阿龙半闭着眼睛，没有说话。这两天，家里的气氛还没有缓过来，阿龙常常半天都不和玛丽说话。玛丽洗完脸，把水倒到洗脚的盆里，加些热水，脱了鞋子，把双脚放进洗脚盆，感受热水的浸泡。玛丽本不想打破这样的僵局，但是，有件事实在要和阿龙商量，玛丽只好说了：“我想为翡翠结婚置点嫁妆，你说呢？”

阿龙沉思了许久，终于开口了：“你为翡翠置办嫁妆我没有意见，可是这嫁妆到那个给你制造这么多麻烦的卮世五那里，我没钱。”

玛丽鄙视地看了阿龙一眼，说：“你还是在记人家的气啊。我这么个老太太，人家是后生。”

阿龙：“不是我记气，这些事本来你就用不着去管。我们到这里谋生不容易。在人家的土地上，给人家陪个笑脸，也许生存容易些。可是你偏要惹事生非。”

玛丽本不想和阿龙讨论这些事，可是她又憋不住，说：“阿龙，话虽这么说，但是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是一口气，活的是一个‘义’字。我们家的生意都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众兄弟给促成的。俗话说的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在这里总共才八百多口人，你说我们谁离得了谁啊？”

阿龙说：“玛丽，你总是有理。你自己去做吧！只要不惹麻烦。”

玛丽说：“昨天我们的当铺里来了两个流浪汉，拿来很多值钱的东西当。我怕这些东西来路不正，开始没有收。后来被他们吵不过，收了。”

阿龙不解地问：“你咋知道他们的东西来路不正，你问过他们了？”

玛丽若有所思地说：“我没有问过他们，只是直觉。阿龙，我总觉得有人在故意算计我们。”

阿龙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不偷不抢，怕什么啊。只要你不要去自找麻烦。我一直在说，这里不是金山，在金山，我们人多，后生也多，可能也可以拼搏一下，可是在这里，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们。”

玛丽说：“我们不惹他们，可是他们惹我们呀！”

阿龙要玛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玛丽回忆起来了。玛丽说当时她在当铺，两个流

浪汉拿着一袋值钱的东西来当。

伙计对他们说：“先生，我们不当你们的东西。”

流浪汉甲大声嚷嚷：“你们是什么当店，不做生意，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是流浪汉？流浪汉也是人不是！”

流浪汉乙说：“快叫你们老板出来！”

伙计说：“老板娘就在你们面前。你们有什么话跟老板娘说吧！”

流浪汉甲横蛮地说：“不管娘啊爹啊，我们要当，我们要钱。”

玛丽说：“好啊，当！你给他们当！”

伙计看了看里面的东西，评估说：“老板娘，一共能当四百美金。”

流浪汉乙说：“好啊，给钱。”

伙计说：“老板娘，怎么样？”玛丽没有办法拒绝，只得答应让他们当。伙计把钱给流浪汉。这时，威尔逊带着一群牛仔来了，抓住了流浪汉。

威尔逊大吼：“你们这两个小偷，偷了东西竟然在这里销赃！”他转身对着玛丽：“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吧！”

玛丽说：“威尔逊先生，你别搞错，我们是当店，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偷的啊？”

威尔逊嘲弄似的说：“哼，那你为什么不问清楚呢？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和他们是一伙的呢？走，去法庭！”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 分类广告 CLASSIFIEDS

## 日本餐馆出售

Sale for Japanese Sushi Restaurant  
Best location at Indy. Hiring Sushi chef  
317-514-0013

## 印城精诚装修

商业店铺、翻新房屋、地下室、卫生间、厨房、地板、瓷砖。拥有商业保险，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免费估价。联系：王文权，电话317-446-8788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 Castleton Office 出租

医疗、普通办公、商店、C4，位于市区，交通方便，促销价11.00/sq, 1st year, 加水电。  
地址：82街& Bash Street交口，近For-mosa Buffet。  
电话：317-966-3910 (Wei)

## 招聘

诚聘熟手厨房杂工多名。联系电话：317-446-5850

## 按摩店出售

因本人迁往他州，故将经营的按摩店出售，有意者打：574-339-6424。

## 中医针灸，脊椎专科

网址：www.yanghealthcenter.com  
专治：腰背痛、妇科、疑难杂症。报车祸保险。免费咨询，电话：317-816-4006

## 床脚店转让

Ji Spa, 9451 E. Washington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价格一万九千元，电话317-909-0851

## 餐馆招聘

请启台、洗碗工、帮炒。有兴趣者，请联系李运楼317-446-5850

## 现金收购二手车

现金收购各种旧(废)车辆，废车处理，拖车服务。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 印州缘来介绍所

临时住宿，机场，客运站接送，婚姻，各种职业介绍等。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317-964-1769

## 机场接送

提供机场、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 接送、翻译、电脑维修

电脑维修升级，教学陪练，机场接送，国语、粤语、英文十分流利可胜任任何口语翻译以及文书翻译，旅游或者商务接待。价格优惠，服务质量保证。有意者请联系电话：317-370-1091，或邮箱：liuyue2014usa@gmail.com

## 印刷

名片、传单、菜谱、请帖。收费合理，服务周到。317-808-2222 Mark Stevens; 317-213-5825, 中文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 美容院/指甲店转让

Very new beauty salon / nail salon for sale. North of Indy, great location with potential walk-in customer. Owner has other commitment.  
店好区好利润高。电话: 317-225-3338.

## 招聘收银员

越华超市急聘几位收银员。请联系周先生 502-439-6427。

## 美容美发专营

17年经验理发师，专营各式男女理发、婚礼盘头化妆、美容护肤面膜。

服务周到，价钱合理！  
电话：317-964-1769

地址：10255 N College Ave., Indianapolis IN, 46280

## 黄师傅专业地板

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承接过多家建筑工程。现承接商业、家庭各种木地板工程。精心施工，免费评估。电话：317-828-8257。

## 搬家公司

HERE TO THERE  
MOVERS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



1-888-218-MOVE

如您想登刊登分类广告，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l.com，或致电：317-213-5825。分类广告价位：每30个字\$5；加入照片\$5；加边框\$20